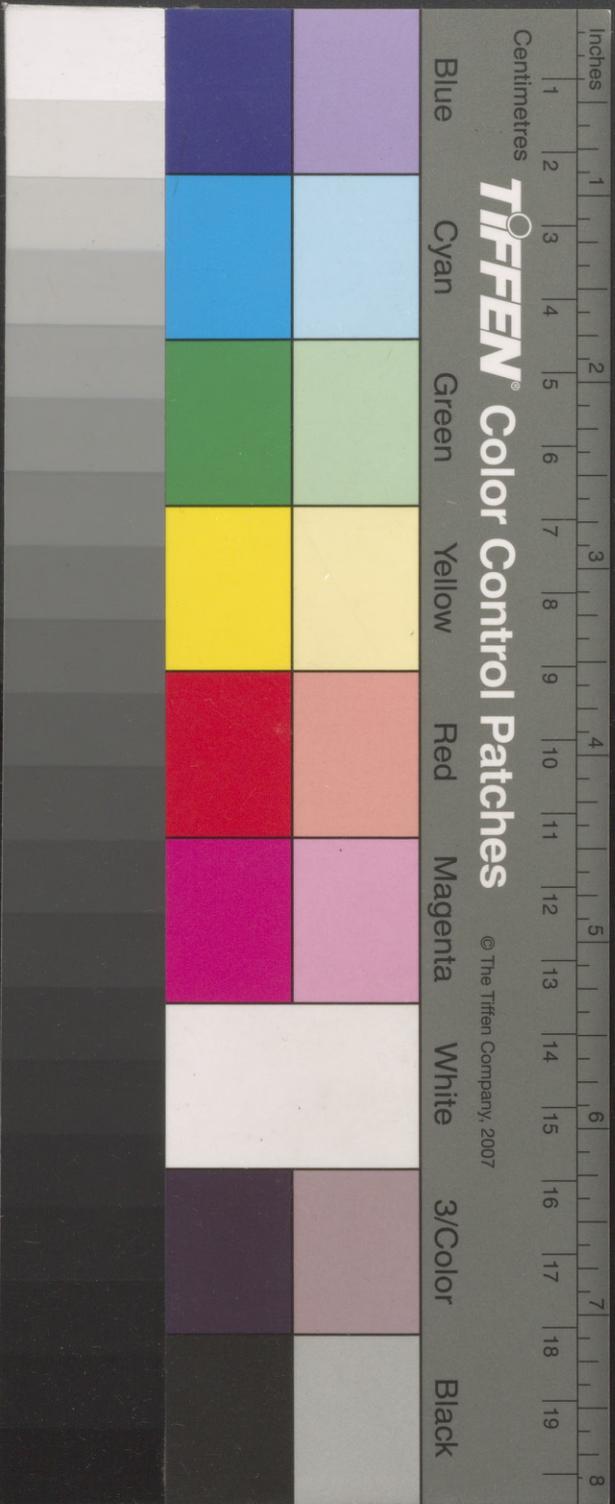


周書

卷三十九
之四十四

涵芬樓
影印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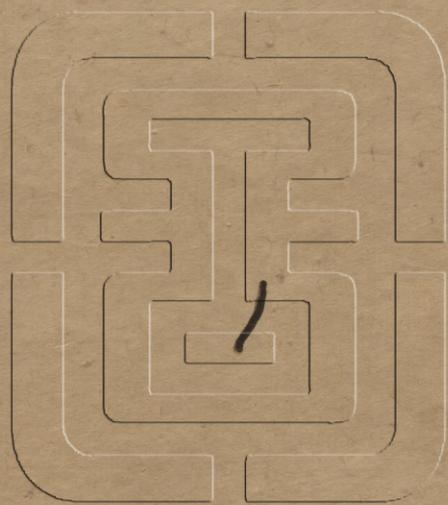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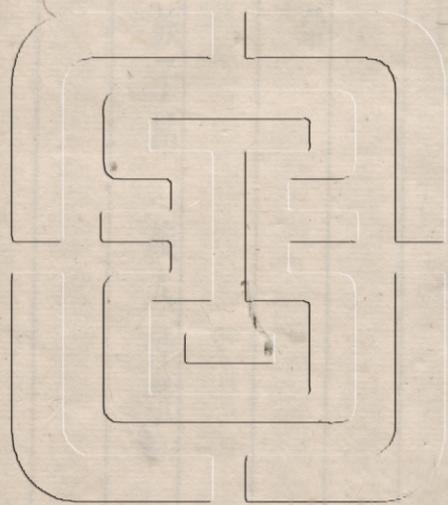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周書卷三十九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三十一

韋瑱

梁昕

弟榮

皇甫璠

辛慶之

族子昂

族人仲景

王子直

杜杲

韋瑱字世珍京兆杜陵人也世為三輔著姓曾祖惠度

乾隆四年校刊

周書卷三十九 列傳

姚泓尚書郎隨劉義真過江仕宋爲鎮西府司馬順陽太守行南雍州事後於襄陽歸魏拜中書侍郎贈安西將軍洛州刺史祖千雄略陽郡守父英代郡守贈兗州刺史瑱幼聰敏有夙成之量閭里咸敬異之篤志好學兼善騎射魏孝昌三年起家太尉府法曹參軍稍遷直後除明威將軍雍州治中假鎮遠將軍防城州將累遷諫議大夫冠軍將軍太祖爲丞相加前將軍太中大夫封長安縣男食邑三百戶轉行臺左丞加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遷使持節都督南郢州諸軍事南郢州刺史復入爲行臺左丞瑱明察有幹局再居左轄時論榮

之從復弘農戰沙苑加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又從戰河橋進爵爲子增邑二百戶大統八年齊神武侵汾絳瑱從太祖禦之軍還令瑱以本官鎮蒲津關帶中渾城主尋除蒲州總管府長史頃之徵拜鴻臚卿以望族兼領鄉兵加帥都督遷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行京兆郡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魏恭帝二年賜姓宇文氏三年除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州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賂遺胡寇犯邊又莫能禦瑱雅性清儉兼有武略蕃夷贈遺一無所受胡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孝閔帝踐阼進爵平齊縣伯

增邑五百戶秩滿還京吏民戀慕老幼追送留連十數日方得出境世宗嘉之進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成三年卒時年六十一贈岐宜二州刺史諡曰惠天和二年又追封爲公增邑通前三千戶仍詔其子峻襲峻後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峻弟師起家中外府記室歷兵部小府下大夫建德末蒲州總管府中郎行河東郡事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也世爲關中著姓其先因官徙居京兆之整屋焉祖重耳漳縣令父勸儒州主簿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贈涇州刺史昕少溫恭見稱州里正

光五年秦隴搆亂蕭寶夤爲大都督統兵出討以昕爲行臺參軍孝昌初拜盪寇將軍稍遷驥威將軍給事中仍從寶夤征万俟醜奴相持二年前後數十戰以功封征西將軍爾朱天光入關復引爲外兵參軍從天光征討拜右將軍太中大夫太祖迎魏孝武軍次雍州昕以三輔望族上謁太祖見昕容貌瓌偉深賞異之卽授右府長流參軍大統初加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丞相府戶曹參軍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除車騎將軍丞相府主簿出爲洛安郡守徵拜大將軍行臺兵部郎中加帥都督十二年除河南郡守鎮大塢尋又移鎮閭

韓式遏邊壘甚著誠信遷東荊州刺史昕撫以仁惠蠻夷悅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封安定縣子邑三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進爵胡城縣伯邑五百戶三年除九曲城主保定元年遷中州刺史增邑八百戶轉邵州刺史二年以母喪去職尋起復本任天和初徵拜工部中大夫出爲陝西總管府長史昕性溫裕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尋卒於位贈大將軍諡曰貞

昕弟榮歷位匠師下大夫中外府中郎蕃部郡伯司倉計部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朝郵縣伯贈涇寧豳三州刺史諡曰靜

皇甫璠字景瑜安定三水人也世爲西州著姓後徙居京兆焉父和本州治中大統末追贈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璠少忠謹有幹略永安中辟州都督太祖爲牧補主簿以勤事被知每蒙褒賞大統四年引爲丞相府行參軍尋轉田曹參軍東閣祭酒加散騎侍郎稍遷兼太常少卿都水使者歷蕃部兵部虞部民部吏部等諸曹郎中六官建拜計部下大夫孝閔帝踐阼轉守廟下大夫以選爲東道大使撫巡州防尋加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封長樂縣子邑五百戶出爲玉璧總管府長史保定中遷鴻州刺史入爲小納言俄除隴右總管府司馬轉陝州總管府長史徵拜蕃部中大夫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復出爲隴右總管府長史璠性平和小心奉法安分守志恒以清白自處當時號爲善人建德元年除民部中大夫三年授隨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安之其年增邑并前二千戶六年卒於位贈交渭二州刺史諡曰恭子諒少知名大象中位至吏部下大夫

辛慶之字慶之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姓父顯崇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學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祕書郎屬爾朱氏作亂魏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爲行臺左丞典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暴崩遂出兗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還洛陽普泰二年遷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及賀拔岳爲行臺復啓慶之爲行臺吏部郎中開府掾尋除雍州別駕大統初加車騎將軍俄遷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後太祖東討爲行臺左丞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四年東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禦有備乃引軍退河橋

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抗拒疆敵時論稱其仁勇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通直散騎常侍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修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魏廢帝二年拜祕書監尋卒於位子加陵主寢上士慶之族子昂

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

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郎中加鎮遠將軍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大統十四年追論歸朝之勲封襄城縣男邑二百戶轉丞相府田曹參軍及尉遲迥伐蜀昂召募從軍蜀平以功授輔國將軍魏都督迥仍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卽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

等並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進位帥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六官建入爲司隸士士襲爵繁昌縣公世宗初授天官府士士加大都督武成二年授小職方下大夫治小兵部保定二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轉小吏部四年大軍東討昂與大將軍權景宣下豫州以功賞布帛二百匹時益州殷阜軍國所資經塗艱險每苦劫盜詔昂使於梁益軍民之務皆委決焉昂撫導荒梗安置城鎮數年之中頗得寧靜天和初陸騰討信州羣蠻歷時未克高祖詔昂便於通渠等諸州運糧

饋之時臨信楚合等諸州民庶亦多從逆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願爲用莫有怨者使還屬巴州萬榮郡民反叛攻圍郡城遏絕山路昂謂其同侶曰凶奴狂悖一至於此若待上聞或淹旬月孤城無援必淪寇黨欲救近溺寧暇遠求越人苟利百姓專之可也於是遂募開通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令其衆皆作中國歌直趣賊壘賊旣不以爲虞謂有大軍赴救於是望風瓦解郡境獲寧朝廷嘉其權以濟事詔梁州總管杞國公亮卽於軍中賞昂奴婢二十口繒綵四百匹亮又以昂威信布於宕渠遂表

周書卷三十九 列傳 五
爲渠州刺史俄轉通州刺史昂推誠布信甚得夷獠歡
心秩滿還京首領皆隨昂詣闕朝覲以昂化洽夷華進
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晉公護執政昂稍被
護親待高祖以是頗銜之及護誅加之捶楚因此遂卒
昂族人仲景好學有雅量其高祖欽後趙吏部尚書雍
州刺史子孫因家焉父歡魏隴州刺史宋陽公仲景年
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遷員外散騎侍
郎建德中位至內史下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子
衡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郡右族父琳州主

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
簿起家奉朝請除太尉府水曹行參軍加明威將軍時
梁人圍壽春臨淮王元或率軍赴援子直以本官參或
軍事與梁人戰斬其軍主夏侯景超梁人乃退淮南民
庶因兵寇之後猶聚爲盜或令子直招撫之旬日之間
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舊永安初拜員外散騎
常侍鴻臚少卿普泰初進後軍將軍天中大夫賀拔岳
入關以子直爲開府主簿遷行臺郎中魏孝武西遷封
山北縣男邑二百戶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
隴東屠各共爲唇齒太祖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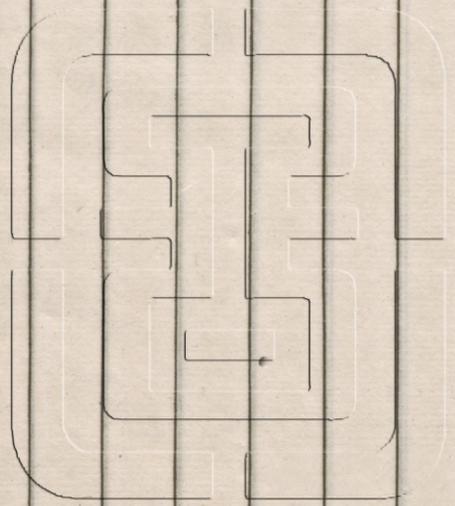
破之南山平太祖嘉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
三年進車騎將軍兼中書舍人四年從太祖解洛陽圍
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時涼州
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
討平之復入爲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吐谷渾寇
西平以子直兼尚書兵部郎中出隴右經略之大破渾
衆於長寧川渾賊遁走十五年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
夫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十六年魏
齊王廓出牧秦隴復以子直爲秦州別駕仍領王友隨
陸初平授安州長史領別駕加帥都督轉并州長史魏
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靜務
以德政化民西土悅附魏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於
位子宣禮柱國府參軍事

杜杲字子暉京兆杜陵人也祖建魏輔國將軍贈豫州
刺史父皎儀同三司武都郡守杲學涉經史有當世幹
略其族父瓚清貞有識鑒深器重之常曰吾家千里駒
也瓚時仕魏爲黃門侍郎兼度支尚書衛大將軍西道
行臺尚孝武妹新豐公主因薦之於朝廷永熙二年起
家奉朝請累遷輔國將軍成州長史漢陽郡守世宗初
轉脩城郡守屬鳳州人仇周貢等構亂攻逼修城杲信

洽於民部內遂無叛者尋而開府趙昶諸軍進討杲率郡兵與昶合勢遂破平之入爲司命上士初陳文帝弟安成王瑱爲質於梁及江陵平瑱隨例遷長安陳人請之太祖許而未遣至是帝欲歸之命杲使焉陳文帝大悅卽遣使報聘并賂黔中數州之地仍請畫野分疆永敦隣好以杲奉使稱旨進授都督治小御伯更往分界焉陳人於是以魯山歸我帝乃拜瑒柱國大將軍詔杲送之還國陳文帝謂杲曰家弟今蒙禮遣實是周朝之惠然不還彼魯山亦恐未能及此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乃咸陽一布衣耳然是陳之介弟其價豈止一城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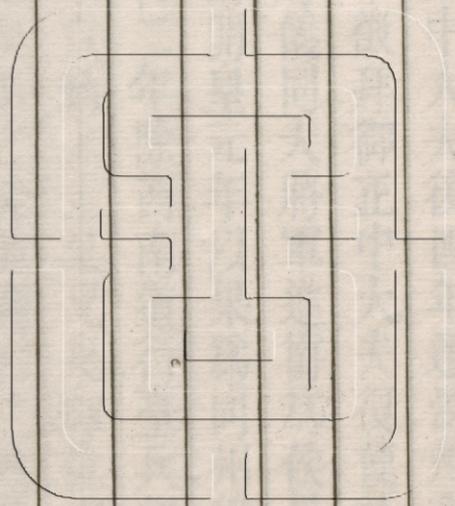
朝親睦九族怨已及物上遵太祖遺旨下思繼好之義所以發德音者蓋爲此也若知止侔魯山固當不貪一鎮况魯山梁之舊地梁卽本朝蕃臣若以始末言之魯山自合歸國云以尋常之土易已骨肉之親使臣猶謂不可何以聞諸朝廷陳文帝慚恚久之乃曰前言戲之耳自是接遇有加常禮及杲還命引升殿親降御座執手以別朝廷嘉之授大都督小載師下大夫洽小納言復聘於陳中山公訓爲蒲州總管以杲爲府司馬州洽中兼知州府事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華皎來附詔令衛公直督元定等援之與陳人交戰我師

不利元定等竝沒自是連兵不息東南騷動高祖患之乃授杲御正中大夫後四年遷溫州刺史賜爵義興縣伯大象元年徵拜御正中大夫復使於陳二年除申州刺史加開府儀同大將軍進爵爲侯邑一千三百戶除同州司會隋開皇元年以杲爲同州總管進爵爲公俄遷工部尚書二年除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尋以疾卒子運大象末宣納上士杲兄長暉位至儀同三司史臣曰韋辛皇甫之徒並關右之舊族也或紆組登朝獲當官之譽或張旃出境有專對之才旣茂國猷克隆家業美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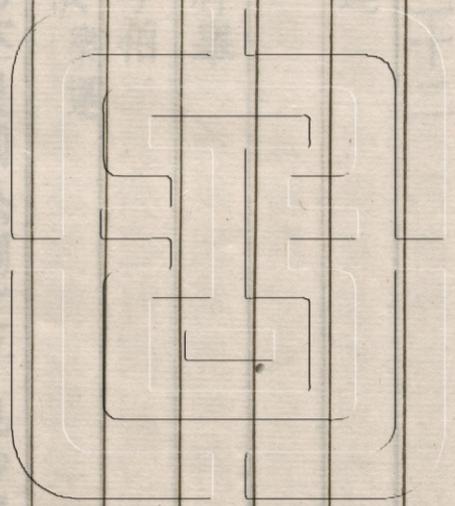
周書卷三十九
及傳

周書卷三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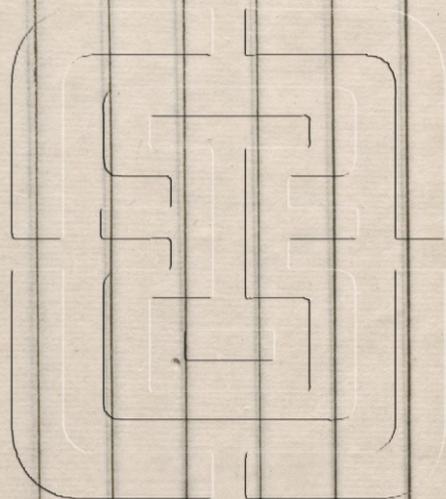
周書卷三十九考證

辛慶之傳辛慶之字慶之○北史云字餘慶



周書卷三十九考證

周書卷三十九考證



周書卷四十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三十二

尉遲運

王軌

宇文神舉

宇文孝伯

顏之儀

樂運

尉遲運大司空吳國公綱之子也少彊濟志在立功魏
大統十六年以父勲封安喜縣侯邑一千戶孝閔帝踐

周書卷四十一 列傳
一七
詐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俄而帝廢朝議欲
尊立世宗乃令運奉迎於岐州以預定策勲進爵周城
縣公增邑五百戶保定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三年從楊忠攻齊之并州以功別封第二子端保
城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出爲隴州刺史地帶汧渭民俗
難治運垂情撫納甚得時譽天和五年入爲小右武伯
六年遷左武伯中大夫尋加軍司馬武伯如故運旣職
兼文武甚見委任齊將斛律明月寇汾北運從齊公憲
禦之攻拔其伏龍城進爵廣業郡公增邑八百戶建德
元年授右侍伯轉右司衛時宣帝在東宮親狎諂佞數

有罪失高祖於朝臣內選忠諒鯁正者以匡弼之於是
以運爲右宮正二年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
武與長孫覽輔皇太子居守俄而衛刺王直作亂率其
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所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
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手指
僅而得閉直旣不得入乃縱火燒門運懼火盡直黨得
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勢
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
直大敗而走是日微運宮中已不守矣高祖嘉之授大
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及什物等不可勝數

四年出爲同州蒲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同州刺史高祖將伐齊召運參議東夏底定頗有力焉五年拜柱國進爵盧國公邑五千戶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總宿衛軍事高祖崩於雲陽宮祕未發喪運總侍衛兵還京師宣帝卽位授上柱國運之爲宮正也數進諫於帝帝不能納反疎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宇文孝伯等皆爲高祖所親待軌屢言帝失於高祖帝謂運預其事愈更銜之及軌被誅運懼及於禍問計於宇文孝伯語在孝伯傳尋而得出爲秦州總管秦渭等六州諸軍事秦州刺史然運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二月遂以憂薨於州

時年四十一贈大後丞秦渭河鄠成洮文等七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諡曰忠子靖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王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每從征討頻有戰功太祖知其勇決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彊正人不敢干起家事輔城公及高祖卽位授前侍下士俄轉左侍上士頗被識顧累遷內史上士內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腹心之任時晉公護專政高祖密欲圖之以軌沉毅有識度

堪屬以大事遂問以可否軌贊成之建德初轉內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邑一千戶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高祖總戎東伐六軍圍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款詔令軌率衆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噪齊人駭懼因卽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於是遂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郟國公邑三千戶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

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鑊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遠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竝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竝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高祖嘉之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多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高祖令軌與宇文孝伯竝從軍中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

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等竝得幸帝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謂高祖曰皇太子仁孝無聞復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每對臣深以此事爲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詭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旣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

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寔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又將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竝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卽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必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寔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疆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

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冀千載之後知
吾此心大曆元年帝令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御正
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
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傷惜

宇文神舉太祖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求男仕魏位
竝顯達祖金殿魏鎮遠將軍兗州刺史安吉縣侯父顯
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
能左右馳射魏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
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
武深納焉及卽位擢授冠軍將軍閤內都督封城陽縣

公邑五百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顯和
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
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
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
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
老家累又多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竝立
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卽
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閣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
邑一千五百戶從帝入關至溱水太祖素聞其善射而
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而中之太祖笑

曰我知卿工矣其後引爲帳內大都督俄出爲持節衛將軍東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爲吏民所懷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魏恭帝元年卒時年五十七太祖親臨之哀動左右建德二年追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延丹綬三州諸軍事延州刺史神舉早歲而孤有夙成之量族兄安化公深器異之及長神情倜儻志略英瞻眉目疎朗儀貌魁梧有識欽之莫不許以遠大世宗初起家侍上士世宗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帝每有遊幸神舉恒得侍從保定元年襲爵長廣縣公邑二千三百戶尋授帥都督遷

大都督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拜右大夫四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治小宮伯天和元年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增邑一千戶高祖將誅晉公護也神舉得預其謀建德元年遷京兆尹三年出爲熊州刺史神舉威名素重齊人甚憚之五年攻拔齊陸渾等五城及高祖東伐詔神舉從軍并州平卽授并州刺史加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州旣齊氏別都控帶要重平定甫爾民俗澆訛豪右之家多爲姦猾神舉勵精爲治示以威恩旬月之間遠邇悅服尋加上大將軍改封武德郡公增邑二千戶俄進柱國大將軍改封東平

郡公增邑通前六千九百戶所部東壽陽縣土人相聚爲盜率其黨五千人來襲州城神舉以州兵討平之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高祖親戎北伐令神舉與原國公如願等率兵五道俱入高祖至雲陽疾甚乃班師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衆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擒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卽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屬稽胡反叛入寇西河神舉又率衆與越王盛討平時突厥與稽胡連和遣騎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於是款服卽授并潞肆石等四州十

二鎮諸軍并州總管初神舉見待於高祖遂處心腹之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與焉及宣帝卽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於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齋鳩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偉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莅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中外百僚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而稱之子嗣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神慶少有壯志武藝絕倫大象末位至柱國汝南郡公

宇文孝伯字胡三吏部安化公深之子也其生與高祖同日太祖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高祖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孝伯性沉正謇諤好直言高祖卽位欲引置左右時政在冢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孝伯同業受經思相啓發由是晉公護弗之猜也得入爲右侍上士恒侍讀書天和元年遷小宗師領右侍儀同及遭父憂詔令於服中襲爵高祖嘗從容謂之曰公之於我猶漢高之與盧縮也乃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卧內朝之機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及外間細事皆以

奏聞高祖深委信之當時莫與爲比及高祖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右小宮伯東宮左宮正建德之後皇太子稍長旣無令德唯昵近小人孝伯白高祖曰皇太子四海所屬而德聲未聞臣忝宮官寔當其責且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猶望日就月將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帝歛容曰卿世載鯁直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爲右宮正孝伯仍

爲左宮正尋拜宗師中大夫及吐谷渾入寇詔皇太子
征之軍中之事多決於孝伯俄授京兆尹入爲左宮伯
轉右宮伯嘗因侍坐帝問之曰我兒比來漸長進不答
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將帝鬚
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語我云太子無
過今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
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
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五年大軍東
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
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邑三千戶并

賜金帛及女妓等六年復爲宗師每車駕巡幸常令居
守其後高祖北討至雲陽宮遂寢疾驛召孝伯赴行在
所帝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
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馬事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
非常宣帝卽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
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
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
社稷重臣棟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順旨曲
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孝之子也帝不懌因漸
疎之乃與于智王端鄭譯等密圖其事後令智告憲謀

逆遣孝伯召憲入遂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
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高祖怒撻帝數
十仍除譯名至是譯又被帝親昵帝既追憾被杖乃問
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譯答曰事由宇文孝伯及
王軌譯又因說王軌捋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
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爲之奈何孝伯對曰今堂上有
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
狗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
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總管然帝荒淫日甚誅
戮無度朝章弛紊無復綱紀孝伯又頻切諫皆不見從

由是益疎斥之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
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之事謂之曰
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孝伯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
稷爲羣小媒孽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
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諫而不從寔負顧託
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大慙俛首不語乃命將出賜死
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及王軌忠而
獲罪竝令收葬復其官爵又嘗謂高頴曰宇文孝伯寔
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也子歆嗣
顏之儀字子升琅邪臨沂人也晉侍中含九世孫祖見

遠齊御史治書正色立朝有當官之稱及梁武帝執政遂以疾辭尋而齊和帝暴崩見遠慟哭而絕梁武帝深恨之謂朝臣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人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當時嘉其忠烈咸稱歎之父協以見遠蹈義忤時遂不仕進梁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應命梁元帝後著懷舊志及詩並稱贊其美之儀幼穎悟三歲能讀孝經及長博涉羣書好爲詞賦嘗獻神州頌辭致雅贍梁元帝手勅報曰枚乘二葉俱得遊梁應貞兩世並稱文學我求才子鯁慰良深江陵平之儀隨例遷長安世宗以爲麟趾學士稍遷

司書上士高祖初建儲宮盛選師傅以之儀爲侍讀太子後征吐谷渾在軍有過行鄭譯等並以不能匡弼坐譴唯之儀以累諫獲賞卽拜小宮尹封平陽縣男邑二百戶宣帝卽位遷上儀同大將軍御正中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帝後刑政乖僻昏縱日甚之儀犯顏驟諫雖不見納終亦不止深爲帝所忌然以恩舊每優容之及帝殺王軌之儀固諫帝怒欲并致之於法後以其諒直無私乃舍之宣帝崩劉昉鄭譯等矯遺詔以隋文帝爲丞相輔少主之儀知非帝旨振而弗從昉等草詔署記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謂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

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賢戚之內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於是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隋文帝後索符璽之儀又正色曰此天子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於是隋文帝大怒命引出將戮之然以其民之望也乃止出爲西疆郡守隋文帝踐極詔徵還京師進爵新野郡公開皇五年拜集州刺史在州清靜夷夏悅之明年代還遂優遊不仕十年正月之儀隨例入朝隋文帝望而識之命引至御坐謂之曰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古人所難何以加卿乃賜錢十萬米一百石十一年冬卒年六十九有文集十卷行於世時京兆郡丞樂運亦以直言數諫於帝

運字承業南陽滎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八世孫祖文素齊南郡守父均梁義陽郡守運少好學涉獵經史而不持章句年十五而江陵滅運隨例遷長安其親屬等多被籍而運積年爲人傭保皆贖免之又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孝義聞梁故都官郎琅邪王澄美之爲次其行事爲孝義傳性方直未嘗求婚於人天和初起家夏州總管府倉曹參軍轉柱國府記室參軍尋而臨淄公

唐瑾薦爲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高祖多被納用建德三年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彊直高祖嘉之特許通籍事有不便於時者令巨細奏聞高祖嘗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高祖謂運曰卿來日見太子不運曰臣來日奉辭高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高祖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知唯運獨云中入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爲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謂可與爲善亦可與爲惡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宮官以匡弼之仍超拜

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及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訖詔天下公除帝及六宮便議卽吉運上疏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先王制禮安可誣之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今葬期旣促事訖便除文軌之內奔赴未盡隣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弔不可旣吉更凶如以立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竊所未安書奏帝不納自是德政不修數行赦宥運又上疏曰臣謹案周官曰國君之過市刑人赦此謂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遊觀焉若遊觀則施惠以悅之也尚書曰青災肆赦此謂過誤爲害罪雖大當緩赦

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謂赦疑從罰罰疑從免論語曰赦小過舉賢才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逮茲末葉不師古始無益於治未可則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痤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讐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亦不納而昏暴滋甚運乃輿櫬詣朝堂陳帝八失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天下大尊比來小大之事多獨斷之堯舜至聖尚資輔弼比大尊未爲聖主而可專恣已心凡諸刑罰爵

賞爰及軍國大事請參諸宰輔與衆共之二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實後宮又詔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姬媵非幸御者放還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昃忘食猶恐萬機不理天下擁滯大尊比來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內豎傳言失實是非可懼事由宦者亡國之徵請准高祖居外聽政四曰變故易常乃爲政之大忌嚴刑酷罰非致治之弘規若罰無定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削嚴刑之詔未及半祀便卽追改更嚴前制

政令不定乃至於是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雖爲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永請遵輕典竝依大律則億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五曰高祖斷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大尊朝夕趣庭親承聖旨豈有崩未逾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雕文刻鏤一切勿營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唯供魚龍爛漫士民從役祇爲俳優角觝紛紛不已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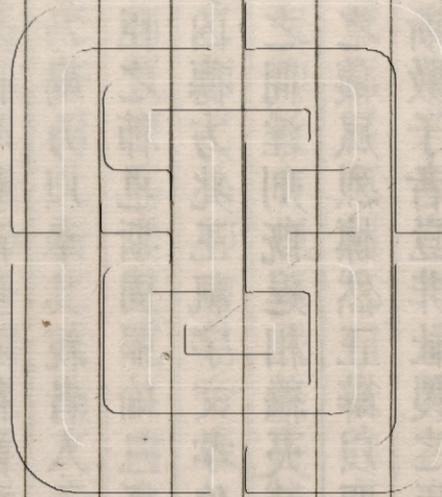
俱竭業業相顧無復聊生凡此無益之事請竝停罷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假有忠讜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嬰徑尺之鱗其事非易下不諱之詔猶懼未來更加刑戮能無鉗口大尊縱不能採誹謗之言無宜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則天下幸甚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玄象垂誠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慍引萬方之罪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大尊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帝大怒將戮之內

史元巖給帝曰樂運知書奏必死所以不顧身命者欲取後世之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獲免翌日帝頗感悟召運謂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寔是忠臣先皇明聖卿數有規諫朕既昏暗卿復能如此乃賜御食以賞之朝之公卿初見帝盛怒莫不爲運寒心後見獲宥皆相賀以爲幸免虎口內史鄭譯嘗以私事請托運而弗之許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爲丞相譯爲長史遂左遷運爲廣州泚陽令開皇五年轉毛州高唐令頻歷二縣竝有聲績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諍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

史臣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字文孝伯神舉志惟無隱盡言於父子之間淫刑旣逞相繼夷滅隋文之將登庸人懷去就顏之儀風烈愾然正辭以明節崎嶇雷電之下僅而獲濟斯數子者豈非社稷之臣歟或人以爲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自古以外戚而居重任多藉一時

之恩至若尉遲運者可謂位以才升爵由功進美矣哉

周書卷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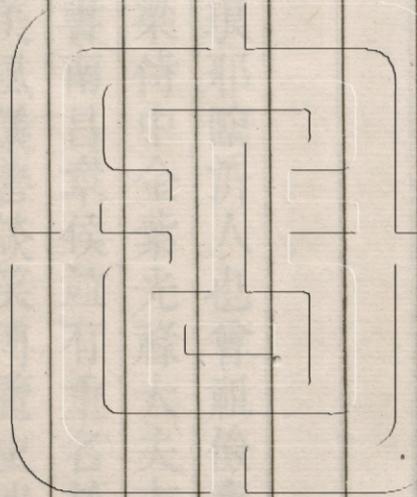
周書卷四十考證

史臣論孝伯神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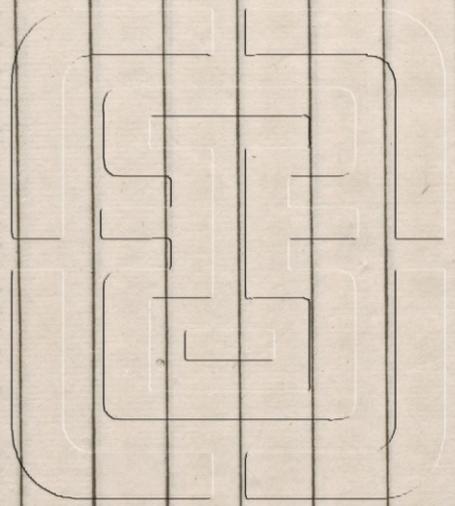
臣文淳

按當云神舉孝伯蓋神舉

於孝伯為族父傳又在孝伯前敘次當爾



周書卷四十考證



周書卷四十一

唐 令狐 德棻 蔡 等 撰

列傳第三十三

王褒

庾信

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
文憲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
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竝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淵
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
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

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竝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祕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稍遷祕書丞宣成王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卽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爲文學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渡江建業擾亂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時猶在郡敕王僧辯以禮發遣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褒旣世胄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升端右寵遇日隆而褒

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人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修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竝願卽都荆郢嘗召羣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懔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穀等曰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鄰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矣臣等又嘗聞之荆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纘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爲然時褒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褒等曰卿意以爲何如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

唯唯而已後因清閒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
意好荆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褒曰卿昨
日勸還建業不爲無理褒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
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止不復言及大軍征江陵元帝
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
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
於褒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出宣陽之西門與王師戰
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乃貶爲護軍將軍王師攻其
外柵城陷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
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

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竝和之而競爲淒
切之詞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毅宗懔殷不害等數
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
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卽
王氏甥也卿等竝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爲情勿以去鄉
介意於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竝荷恩賜忘其羈旅焉
孝閔帝踐阼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戶世宗卽位篤好文
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等
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

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
褒有器局雅識治體既累世在江東爲宰輔高祖亦以
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
宮旣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
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
正自陳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
致書曰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
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
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
田鏟迹幽蹊銷聲穹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

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
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
談中藥養神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適盡容髮衰謝芸
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
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
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
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
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弘讓復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爲
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
自鎬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

臉沾滕江南煥熱橘柚冬青渭北冱寒楊榆晚葉土風
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
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
不歸麋鹿爲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
求恒爲採掇昔吾壯日及弟當年俱值邕熙竝歡衡泌
南風雅操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
獲難老不虞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惻陰弟非茂齒禽尚
之契各在天涯永念生平難爲胃臆且當視陰數箭排
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
遠軼二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頤享黃

髮猶冀蒼膺頰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
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尋出爲宣州刺史
卒於位時年六十四子翦嗣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散
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
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
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爲梁太子中
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竝爲抄
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
才文竝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

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爲郢州別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還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于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卽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來聘于我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大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竝留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世宗高祖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信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辭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

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
極不反傳燮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
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並有著書
咸能自序潘岳之文衫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
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貌是流離至于暮齒燕譚遠
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
庭讓東海之濱遂食周粟下亭漂泊臯橋羈旅楚歌非
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惟此賦聊以記言不無
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
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壁睨柱受連城而

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
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
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
亭唳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爲三分衆裁一旅
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
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
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
鉏耨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
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
禍嗚呼山嶽崩頽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

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楫路窮星
漢非乘槎可上風飈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
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
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
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
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
原之乏主民枕倚於墻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
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此播遷於吾祖分南
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
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

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
碣況乃少微真人天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
講樹就簡書筠降生世德載誕貞臣文詞高於甲觀模
楷盛於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旣姦回之
勳匿終不悅於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
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游洵雷之講肆齒明離之
胄筵旣傾蠡而酌海遂側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
圓侍戎韜於武帳聽雅曲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
文而會武居笠轂而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
之君拭圭於西河之主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

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銅爲柱樹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賚浮玉南琛沒羽吳歛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藉春陽魚龍之得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歛爲和親之侯班超爲定遠之使馬武無預於兵甲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闐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灰飛辯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滎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縉紳以清談爲廟略乘漬水而膠船馭奔駒以朽

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子則方成援鶴弊箠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旣而魴魚頰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雉湛盧去國餘皇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其時爲戎矣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有欲於羈縻飲其琉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識鳥卵於條支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冑旣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飛

狄泉之蒼鳥起橫江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
動宿北闕龍吟東陵麟鬪爾乃桀黠構扇憑陵畿甸擁
狼望於黃圖填廬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
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
日蒼鷹擊殿競遭夏臺之禍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
問之人干戚非平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船顧榮則虛
搖羽扇將軍死綬路絕重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
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
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虵奔穴五郡則兄
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

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
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悽愴尚書多算守
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帥之
臥墻大事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
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
功業天枉身名埋沒或以隼翼鷄披虎威狐假靄漬鋒
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彊城孤氣寡聞鶴唳而虛驚聽胡
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
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
茫茫慘黷天地離阻人神怨酷晉鄭靡依魯衛不陸競

動天關爭回地軸探雀鷺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
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余
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之訓對逢鄂坂之譏嫌值彤
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策青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
舟飄長颿於上游彼鋸牙而勾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
龍之戰艦鬪飛鷁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
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而回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
沈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
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陵失路釣臺斜趨望赤岸而
霑衣艤烏江而不度雷池柵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烟巢

禽失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
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中而度水屈于七澤濱于十
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
情於祿仕謬掌衛於中軍濫尸丞於御史信生世等於
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
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始落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
銜索入歛斜之小徑掩蓬藿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
蘆葦之單衣于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鏖兵金匱校戰
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沈白馬而誓眾負黃龍而度
湘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車屯于石城戈船掩乎淮泗

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荀罃暮至剖巢燻穴奔魑走
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然腹爲燈飲頭爲器
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虎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
不隨狐兔而窟穴與風塵而殄瘁西瞻博望北臨玄圃
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於玉女牕扉繫馬於鳳凰樓
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
夤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河上旣不遇於浮丘遂無言
於師曠指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
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橫
瑠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

凱王室是賴深於温太真始則地名全節終以山稱枉
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蔡逐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
譽矜前風颺凜然水神遭箭山靈見鞭是以螫熊傷馬
浮蛟沒船才子并命俱非百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
冤耻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
餘風於正始沈猜則方逞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
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旣而齊交北絕秦患西起況
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
叛徒營軍梁溘蒐乘巴渝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
巫荆門遭廩延之戮夏首濫遼泉之誅茂因親於教愛

忍和樂於彎弧慨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
於五難先自擅於二端登陽城而避險臥底柱而求安
旣言多於忌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
於急難地爲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寬
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
殞赤鳥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旣窮
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
西隣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
杳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連弩度臨晉而橫船雖復楚
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

庭兮落木去涪陽兮極浦熾火兮焚旗貞風兮害蠱乃
使玉軸揚灰龍文斫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箝馬
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
無水而馬度關未曉而雞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
望祭之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乎羣
帥劓穿摺拉鷹鷂批攢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
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
亭短亭饑隨螫鷁閭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于時
瓦解氷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氷
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

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陽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飄飄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反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昔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鵠飛而玉碎隨岸虵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驚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媯之後遂育于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用無賴之子孫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且夫天道回旅民生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巍然日窮于紀歲將復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臯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回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鍾鼎於金張聞絃誥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大象初以疾去職卒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荆淮二州

刺史子立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暉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紀莫得而云典暮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詞霧集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後逐臣屈平作離騷以敘志宏才豔發有惻隱

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而亞其迹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竝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爲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三馬王楊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愈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棟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竝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竝奏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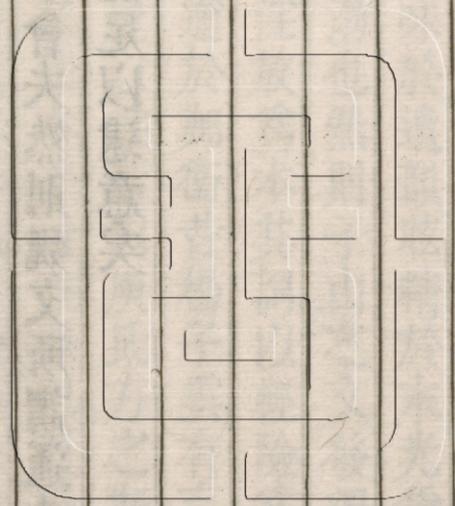
前英於茲爲盛旣而中州版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諺封奕朱彤梁謹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競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漠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

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駿竝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標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變於旣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旣而革車電邁渚宮雲撤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

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擴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祕奧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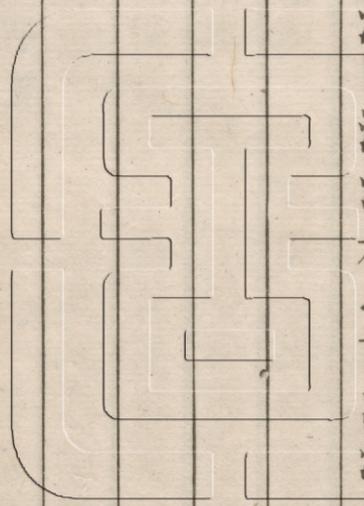
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周書卷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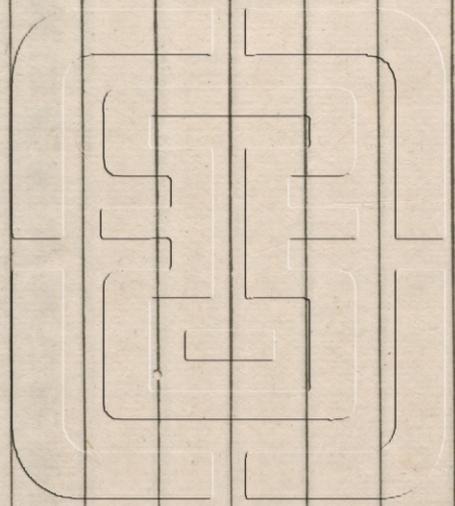


周書卷四十一考證

庾信傳過漂渚而寄食○日知錄云漂渚當是溧渚之訛張勃吳錄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金陵志曰江上有渚曰瀨渚是也古溧瀨同字



周書卷四十一考證



周書卷四十二

唐 令狐德棻等撰

列傳第三十四

蕭撝子濟

蕭世怡

蕭圓肅

蕭大園

宗懍

劉璠子祥

柳霞子靖

莊

乾隆四年校刊

周書卷四十二

一

蕭撫字智遐蘭陵人也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觀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侯邑一千戶初爲給事中歷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遣李諧廬元明使於梁梁武帝以撫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於賓館尋遷黃門侍郎出爲寧遠將軍宋寧宋興二郡守轉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撫使持節忠武將軍又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軍防事紀稱尊號於成都除侍中中書令封秦郡王邑三千戶給鼓吹一部紀率衆東下以撫爲中書令征西大將軍都督益梁

秦潼安瀘青戎寧華信渠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太祖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迥總衆討之及迥入劔閣乾運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駭無復抗拒之志迥長驅至成都撫見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軍無所資遂爲城守之計迥圍之五旬撫屢遣其將出城挑戰多被殺傷外援雖至又爲迥所破語在迥傳撫遂請降迥許之撫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共迥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國魏恭帝元年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邑一千戶孝閔帝踐阼進爵黃臺郡公增

邑一千戶武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趾殿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擢亦預焉尋以母老兼有疾疹五日番上便隔晨昏請在外著書有詔許焉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夫又以擢有歸款之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仁恕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所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固執不可擢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吏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更留兩載詔雖弗許甚嘉美

之及擢入朝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擢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擢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曰臣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惟陛下握鎮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冒陳至願臣母妾褚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慈特垂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岳報淺涓埃肆師掌禮竟無稱職浙隈督察空妨能官方辭違闕庭屏迹閭里低徊係慕戀悚兼深高祖未許詔曰開府梁之宗英今則任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匡朕不逮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

私兼濟豈容全欲狗已虧此至公乖所望也尋以母憂去職天和六年授少保健德元年轉少傅後改封蔡陽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戶二年卒時年五十九高祖舉哀於正武殿賜穀麥三百石布帛三百匹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諡曰襄撫善草隸名亞於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于世子濟嗣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蕭紀承制授貞威將軍蜀郡太守遷東中郎將從紀東下至巴東聞迴圍成都紀命濟率所部赴援比至撫已降仍從撫入朝孝閔帝踐阼除中外府記

室參軍後至蒲陽郡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蕭世怡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祖諱故稱字焉幼而聰慧頗涉經史梁大同元年封豐城縣侯邑五百戶除給事中轉太子洗馬尋入直殿省轉太子中舍人出爲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及侯景爲亂路由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遁逃得免至于江陵梁元帝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爲兼太宰太常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承聖二年授使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內史旣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平南將軍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

在郢州及修卒即以世怡為刺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為侍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于齊除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尋出為永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權景宣略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遂來歸款五年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邑一千三百戶天和二年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不尚苛察深為吏民所安三年卒於州贈本官加并洛永三州刺史子子寶嗣子寶美風儀善談笑年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為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開皇中官

至吏部侍郎後坐事被誅

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郡王邑三千戶除侍中寧遠將軍紀率兵下峽令蕭撫守成都以圓肅為之副及尉遲迥至圓肅與撫俱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公邑一千戶世宗初進封棘城郡公增邑一千戶以圓肅有歸款之勳別賜食思君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保定三年除畿伯中大夫五年拜咸陽郡守圓肅寬猛相濟甚有政績天和四年遷陵州刺史尋詔令隨衛國公直鎮襄陽遂不之部建德三年授太

子少傅增邑九百戶圓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莫不援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束髮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謨計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旣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嬴秦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光

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授告職司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六年授豐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七百戶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宣政元年入爲司宗中大夫俄授洛州刺史大象末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隋文帝許之四年卒時年四十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園字仁顯梁簡文帝之子也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之性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邑二千戶除宣惠將

軍丹陽尹屬侯景肆虐簡文見弑大園潛遁獲免明年景平大園歸建康時旣喪亂之後無所依託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者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等改封晉熙郡王邑二千戶除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梁元帝旣有克復之功而大園見汝南王太封等猶未通謁梁元帝性旣忌刻甚恨望之乃謂大園曰汝兩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召之大園卽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園以世多故恐讒愬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弟之間止賤疏而已恒以讀

詩禮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園辭約指明應答無滯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旣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園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客長安太祖以客禮待之保定二年詔曰梁汝南王蕭大封晉熙王蕭大園等梁國子孫宜存優禮式遣茅土寔允舊章大封可封晉陵縣公大園封始寧縣公邑各一千戶尋加大園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并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等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

園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竝藏祕閣大園旣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竝畢識者稱歎之大園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

而枕平臯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煙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濤果園在後開窻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圃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紕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峻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

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寔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擊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道友道嘗問大園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為世祖紀章帝為顯宗紀殷鑒不遠足為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

為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道乃大笑其後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園曰齊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本既拔矣能無亡乎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氏果滅聞者以為知言宣政元年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出為西河郡守尋卒大園性好學務於著述撰梁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土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象末為陳州刺史宗慄字元慄南陽涅陽人也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宜都郡守尋卒官子孫因居江

陵父高之梁山陰令慆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例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爲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慆應命卽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及移鎮江州以慆爲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遭母憂去職哭輒毆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有羣鳥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爲孝感所致梁元帝重牧荊州以慆爲別駕江陵令及帝卽位擢爲

尚書侍郎又手詔曰昔扶柳開國止曰故人西鄉昨土本由賓客況事涉勲庸而無爵賞尚書侍郎宗慆亟有帷幄之謀誠深股肱之寄從我於邁多歷歲時可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慆勸都渚宮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平與王褒等入關太祖以慆名重南土甚禮之孝閔帝踐阼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卽位又與王褒等在麟趾殿刊定羣書數蒙宴賜保定中卒年六十四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劉璠字寶義沛國沛人也六世祖敏以永嘉喪亂徙居

廣陵父臧性方正篤志好學居家以孝聞梁天監初爲著作郎璠九歲而孤居喪合禮少好讀書兼善文筆年十七爲上黃侯蕭曄所器重范陽張綰梁之外戚才高口辯見推於世以曄之懿貴亦假借之璠年少未仕而負才使氣不爲之屈綰嘗於新渝侯坐因酒後詬京兆杜騫曰寒士不遜璠厲色曰此坐誰非寒士璠本意在綰而曄以爲屬已辭色不平璠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居也遂拂衣而去曄辭謝之乃止後隨曄在淮南璠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身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絕而又蘇當身痛之辰卽

母死之日也居喪毀瘠遂感風氣服闕後一年猶杖而後起及曄終於毗陵故吏多分散璠獨奉曄喪還都墳成乃退梁簡文時在東宮遇曄素重諸不送者皆被劾責唯璠獨被優賞解褐王國常侍非其好也璠少慷慨好功名志欲立事邊城不樂隨牒平進會宜豐侯蕭循出爲北徐州刺史卽請爲其輕車府主簿兼記室參軍又領刑獄循爲梁州除信武府記室參軍領南鄭令又板爲中記室補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興未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

無時用徒然慕昔風循開府置佐史以璠爲諮議參軍仍領記室梁元帝承制授樹功將軍鎮西府諮議參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梁元帝尋又以循紹鄱陽之封且爲雍州刺史復以璠爲循平北府司馬及武陵王紀稱制於蜀以璠爲中書侍郎屢遣召璠使者八返乃至蜀又以爲黃門侍郎令長史劉孝勝深布腹心使工畫陳平度河歸漢圖以遺之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至大禍脫使盜遮於葭萌則卿殆矣孰若共構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

於我耶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寵辱夷險易其心乎丈夫立志當死生以之耳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人紀知必不爲己用乃厚其贈而遣之臨別紀又解其佩刀贈璠曰想見物思人璠對曰敢不奉揚威靈尅剪姦宄紀於是遣使就拜循爲益州刺史封隋郡王以璠爲循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西屬達奚武軍已至南鄭璠不得入城遂降於武太祖素聞其名先誠武曰勿使劉璠死也故武先令璠赴闕璠至太祖見之如舊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昔晉主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一劉璠

也時南鄭尚拒守未下達奚武請屠之太祖將許焉唯
令全璠一家而已璠乃請之於朝太祖怒而不許璠泣
而固請移時不退柳仲禮侍側曰此烈士也太祖曰事
人當如此遂許之城竟獲全璠之力也太祖既納蕭循
之降又許其反國循至長安累月未之遣也璠因侍宴
太祖曰我於古誰比對曰常以公命世英主湯武莫逮
今日所見曾齊桓晉文之不若太祖曰我不得比湯武
望與伊周爲匹何桓文之不若乎對曰齊桓存三亡國
晉文不失信於伐原語未終太祖撫掌曰我解爾意欲
激我耳於是卽命遣循循請與璠俱還太祖不許以璠

爲中外府記室尋遷黃門侍郎儀同三司嘗臥疾居家
對雪興感乃作雪賦以遂志云其詞曰天地否閉凝而
成雪應乎玄冬之辰在於沍寒之節蒼雲暮同嚴風曉
別散亂徘徊雰霏皎潔違朝陽之暄照就陵陰之慘烈
若乃雪山峙於流沙之右雪宮建於偃石之東混二儀
而竝色覆萬有而皆空埋沒河山之上籠罩寰宇之中
日馭潛於濛汜地險失於華嵩旣奪朱而成素實矯異
而爲同始飄颻而稍落遂紛糅而無窮縈回兮瑣散暘
皓兮溟濛綏綏兮颯颯濂濂兮颯颯因高兮累仞藉少
兮成豐曉分光而映淨夜合影而通朧似北荒之明月

若西崑之闐風爾乃憑集異區遭隋所適遇物淪形觸
途湮跡何淨穢之可分豈高卑之能擇體不常消質無
定白深谷夏凝小山春積偶仙宮而爲絳值河濱而成
赤廣則彌綸而交四海小則漸瀝而緣間隙淺則不過
二寸大則平地一尺乃爲五谷之精寔長衆川之魄大
壑所以朝宗洪波資其消釋家有趙王之璧人聚漢帝
之金旣藏牛而沒馬又冰木而凋林已墮白登之指實
愴黃竹之心楚客埋魂於樹裏漢使遷飢於海陰斃雲
中之狡獸落海上之驚禽庚辰有七尺之厚甲子有一
丈之深無復垂囊與雲合唯有變白作泥沉本爲白雪

唱翻作白頭吟吟曰昔從天山來忽與狂風閱遡河陰
而散漫望衡陽而委絕朝朝自消盡夜夜空凝結徒云
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初蕭循在漢中與蕭紀賤及
答國家書移襄陽文皆璠之辭也世宗初授內史中大
夫掌綸誥尋封平陽縣子邑九百戶在職清白簡亮不
合於時左遷同和郡守璠善於撫御莅職未朞生羌降
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
無所取妻子竝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
二郡羌民常越境詣璠訟理焉其德化爲他界所歸仰
如此蔡公廣時鎮隴右嘉璠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取璠

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陳公純作鎮隴右引爲總管府司錄甚禮敬之天和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著梁典三十卷有集二十卷行於世子祥嗣祥字休徵幼而聰慧占對俊辯賓客見者皆號神童事嫡母以至孝聞其伯父黃門郎璆有名江左在嶺南聞而奇之乃令名祥字休徵後以字行於世年十歲能屬文十二通五經解褐梁宜豐侯主簿遷記室參軍江陵平隨例入國齊公憲以其善於詞令召爲記室府中書記皆令掌之尋授都督封漢安縣子食邑七百戶轉從事中郎憲進爵爲王以休徵爲王友俄除內史上士高

祖東征休徵陪侍帷幄平齊露布卽休徵之文也累遷車騎大將軍儀同大將軍尋以去官領萬年令未朞月轉長安令頻宰二縣頗獲時譽大象二年卒於官時年四十七初璠所撰梁典始就未及刊定而卒臨終謂休徵曰能成我志其在此書乎休徵始定繕寫勒成一家行於世

柳霞字子昇河東解人也曾祖卓晉汝南太守始自本郡徙居襄陽祖叔珍宋員外散騎常侍義陽內史父季遠梁臨川王諮議參軍宜都太守霞幼而爽邁神彩嶷然髫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

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各官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座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霞時年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試遣左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稍前曾不顧眄廬陵王續爲雍州刺史辟霞爲主簿起家平西邵陵王綸府法曹參軍仍轉外兵除尚書工部郎謝舉時爲僕射引霞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岳陽王蕭詵莅雍州選爲治

中尋遷別駕及詵於襄陽承制授霞吏部郎員外散騎常侍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聞喜縣公尋進位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蕭詵踐帝位於江陵以襄陽歸于我霞乃辭詵曰陛下中興鼎運龍飛舊楚臣昔因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蓋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司空竝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栢常誠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旣入北朝臣若陪隨鑾蹕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照鑒亮臣此心詵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

自娛太祖世宗頻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晉俎霞舉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諸軍事霍州刺史霞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之耻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爲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天和中卒時年七十二宣政初贈賧安二州刺史霞有志行初爲州主簿其父卒於揚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毀瘁殆不可識後奉喪泝江西歸中流風起舟中之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懇天求哀俄頃之間風浪止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病無可救之

理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霞應聲卽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略無喜愠之容弘獎名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誠薄葬其子等竝奉行之有十子靖莊最知名

靖字思休少方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除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

而已足不歷園庭殆將十載子弟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曷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有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總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爲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竝固辭其爲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以壽終

莊字思敬器量貞固有經世之才初仕梁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鴻臚太府卿入隋位至開府儀同三司給事黃國侍郎饒州刺史

史臣曰蕭摛世怡圓肅大圖竝有梁之令望也雖羈旅異國而終享榮名非有茲基夙懷文質亦何能至於此平方武陵擁衆東下任摛以蕭何之事君臣之道旣篤家國之情亦隆金石不足比其心河山不足盟其誓及魏安之至城下旬日而智力俱竭委金湯而不守舉庸蜀而來王若乃見機而作誠有之矣守節沒齒則未可焉宗懍幹局才辭見稱於梁元之世逮乎俘囚楚甸播越秦中屬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纔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遊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梁氏據有江東五十餘載挾策紀事勒

成不朽者非一家焉劉璠學思通博有著述之譽雖傳
疑傳信頗有詳略而屬辭此事足為清典蓋近代之佳
史歟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
移於朝廷盡禮舊王其忠可事於新君夫能推此類以
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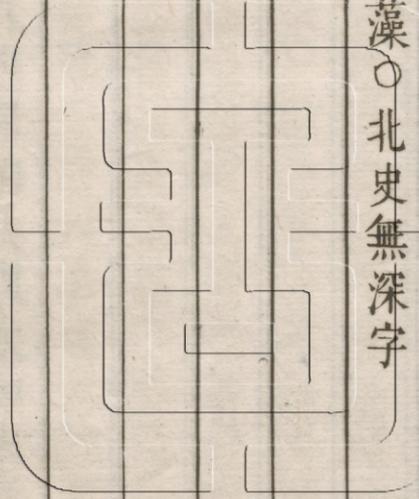
周書卷四十二

周書卷四十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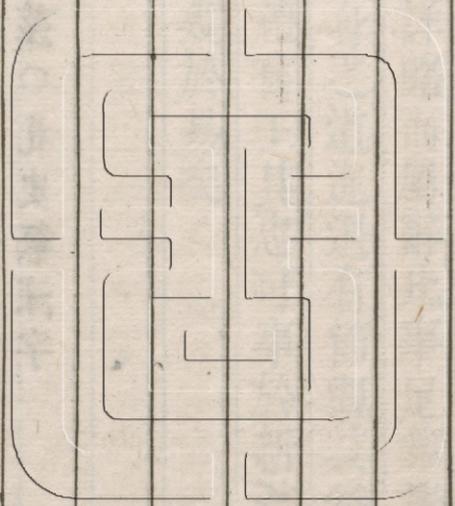
宗懔傳梁普通六年○普通北史作大同

柳霞傳柳霞○北史作柳遐

梁西昌侯深藻○北史無深字



周書卷四十二考證



宗廟... 普... 大...

周書卷四十三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五

李延孫

韋祐

韓雄

陳忻

魏玄

李延孫伊川人也祖伯扶魏太和末從征懸瓠有功為

汝南郡守父長壽性雄豪有武藝少與蠻酋結託屢相

乾隆四年校刊

周書卷四十三

招引侵滅關南孝昌中朝議恐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鼓節以慰其意長壽冀因此遂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爲之稍息永安之後盜賊蜂起長壽乃招集叛亡徒侶日盛魏帝藉其力用因而撫之乃授持節大都督轉鎮張白塢後爲河北郡守轉河內郡守所歷之處咸以猛烈聞討捕諸賊頗有功授衛大將軍北華州刺史賜爵清河郡公及魏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孝武嘉之復授潁川郡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大統元年追贈太尉使持節侍中驃騎大

將軍冀定等十二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延孫亦雄武有將帥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初爲直閭將軍賀拔勝爲荊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鴟路頗有功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魏孝武西遷之後朝士流亡廣陵王忻錄尚書長孫稚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并百官等攜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卽率衆衛送并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齊神武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之延孫獎勵所部出戰遂大破之臨陣斬其揚州刺史薛喜於是義軍更振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

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旣荷重委每以剋清伊洛爲己任頻以少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爲其長史楊伯蘭所害後贈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少以字行於世世爲州郡著姓祖駢雍州主簿舉秀才拜中書博士父義前將軍上洛郡守魏大統時以法保著勲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有急

難投之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其操父沒事母兄以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長壽女因寓居關南正光末四方雲擾王公被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遊所德乃拜員外散騎侍郎加輕車將軍及魏孝武西遷法保從山南赴行在所除右將軍太中大夫封固安縣男邑二百戶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人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法保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也法保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縱

爲國殞身亦非所恨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兵接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太祖追法保與延孫率衆還朝賞勞甚厚乃授法保大都督四年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乃薤九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來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畱之法保疑其有貳心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爲流矢所中卒於陣諡曰莊子初嗣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閻韓防主韓雄字木蘭河南東垣人也祖景魏孝文時爲赭陽郡守雄少敢勇膂力絕人工騎射有將率材略及魏孝武西遷雄便慷慨有立功之志大統初遂與其屬六十餘人於洛西舉兵數日間衆至千人與河南行臺楊琚共爲犄角每抄掠東魏所向剋獲徒衆日盛州縣不能禦之東魏洛州刺史韓賢以狀聞鄴乃遣其軍司慕容紹宗率兵與賢合勢討雄戰數十合雄兵略盡兄及妻子

皆爲賢所獲將以爲戮乃遣人告雄曰若雄至皆免之
雄與其所親謀曰奮不顧身以立功名者本望上申忠
義下榮親戚今若忍而不赴人謂我何旣免之後更思
其計未爲晚也於是遂詣賢軍卽隨賢還洛乃潛引賢
黨謀欲襲之事泄遁免時太祖在弘農雄至上謁太祖
嘉之封武陽縣侯邑八百戶遣雄還鄉里更圖進取雄
乃招集義衆進逼洛州東魏洛州刺史元湛委州奔河
陽其長史孟彥舉城欵附俄而領軍獨孤信大軍繼至
雄遂從信入洛陽時東魏將侯景等圍蓼塢雄擊走之
又從太祖戰於河橋軍還仍鎮洛西拜假平東將軍東

郡守遷北中郎將邗山之役太祖命雄率衆邀齊神武
於隘道神武怒命三軍併力取雄雄突圍得免除東徐
州刺史太祖以雄劬勞積年乃徵入朝屢加賞勞復遣
還州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與雄接境頗爲邊患雄
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
於略城東服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略
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略首除河南尹進
爵爲公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尋
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河南邑中正孝閔
帝踐阼進爵親義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八百戶賜姓字

文氏世宗二年除使持節都督中徐虞洛四州諸軍事中州刺史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眾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天和三年卒于鎮贈大將軍中華宜義和五州諸軍事中州刺史謚曰威子禽嗣

陳忻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魏孝武西遷之後忻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數十人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大統元年授持節伏波將軍羽林監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三年太祖復弘農東魏揚州刺史段琛拔城遁走忻率義徒

於九曲道邀之殺傷甚眾擒其新安令張祗太祖嘉其忠欵使行新安縣事及獨孤信入洛忻舉李延孫為前鋒仍從信守金墉城及河橋戰不利隨軍西還復行新安縣事東魏遣土人牛道恒為揚州刺史忻率兵擊破之進爵為子常隨嶠東諸將鎮遏伊洛間每有功效九年與李遠迎高仲密仍從戰邙山及大軍西還復與韓雄等依山合勢破東魏三城斬其金門郡守方臺洛增邑六百戶尋行宜陽郡事東魏復遣劉益生為金門郡守忻又斬之除鎮遠將軍魏郡守俄授使持節平東將軍顯州刺史太祖以忻威著敵境仍畱靜邊弗令之任

十年侯景築九曲城忻率衆邀之擒其宜陽郡守趙嵩
金門郡守樂敬賓十三年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帥都督
東魏將爾朱渾願率精騎三千來向宜城忻與諸將輕
兵邀之願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
將軍十六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
將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每歲遣兵
送米饋宜陽忻輒與諸軍邀擊之每多尅獲魏恭帝元
年又與開府斛斯璉等共齊將段孝先戰于九曲大破
之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其年
授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以忻著績累載贈

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爲儀同三司昆齊州刺史興孫徐
州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
倚伏難測忻與韓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
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爲寇孝閔帝踐阼徵
忻入朝進爵爲伯尋又進爵許昌郡公增邑一千戶武
成元年除熊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戶又與開府
敕勒慶破齊將王鸞嵩仍從柱國陸通復石泉城天和
元年卒於位忻與韓雄里閏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
上三十餘載每有禦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
勅敵而常保功名雖竝有武力至於挽彊射中忻不如

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忻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焉子萬敵嗣朝廷以忻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

魏立字僧智任城人也六世祖休仕晉爲魯郡守永嘉南遷遂居江左父承祖魏景明中自梁歸魏家於新安立少慷慨有膽略普泰中除奉朝請頻從軍與梁人交戰永安初以功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及魏孝武西遷東魏北徙人情騷動各懷去就立遂率募鄉曲立義於關南卽從韋法保與東魏司徒高敖曹戰於關口及獨孤信入洛陽隸行臺楊珺防馬渚復與高敖曹接戰自

是每率鄉兵抗拒東魏前後十餘戰皆有功邨山之役大軍不利宜陽洛州皆爲東魏守峭東立義者咸懷異望而立母及弟並在宜陽立以爲忠孝不兩立乃率義徒還關南鎮撫太祖手書勞之除洛陽令封廣宗縣子邑四百戶十三年與開府李義孫攻拔伏流城又剋孔城卽與義孫鎮之尋移鎮伏流十四年授帥都督東平郡守轉河南郡守加大都督十六年洛安民雍方雋據郡外叛率步騎一千自號行臺攻破郡縣囚執守令立率弘農九曲孔城伏流四城士馬討平之魏恭帝二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孝閔帝踐阼進爵爲伯增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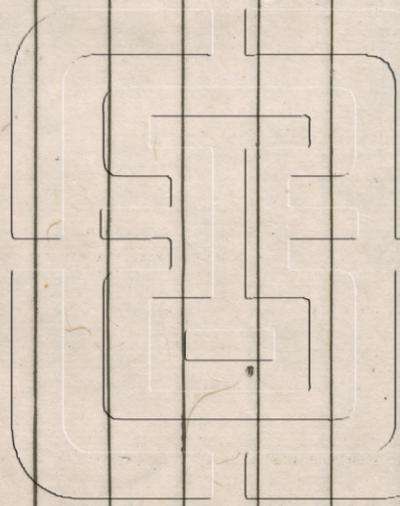
通前九百戶保定元年移鎮蠻谷四年進位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徙鎮閩韓仍從尉遲迥圍洛陽天和
元年陝西總管尉遲綱遣玄率儀同宇文能趙乾等步
騎五百於鹿盧交南邀擊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永
業有衆二萬餘人玄輕將五騎行前覘之卒與之遇便
卽交戰殺傷數十人獲馬并甲鞘等永業遂退二年進
爵爲侯除白超防主三年遷熊州刺史政存簡惠百姓
悅之四年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進爵爲公五年齊將
斛律明月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兵禦之每戰輒
剋後以疾卒於位

史臣曰二國爭疆四郊多壘鎮守要害義屬武臣李延
孫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寄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
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嶠岫
齊人沮西略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數將之力也

周書卷四十三
 陳忻傳及獨孤信入洛忻舉李延孫為前鋒○舉疑當
 作與臣文淳此事李延孫傳不載當是史有遺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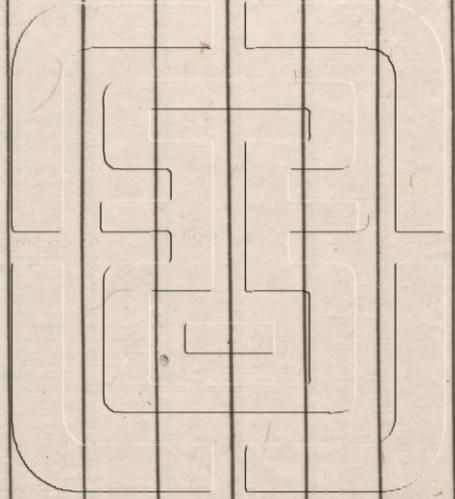
周書卷四十三考證

陳忻傳及獨孤信入洛忻舉李延孫為前鋒○舉疑當
 作與臣文淳此事李延孫傳不載當是史有遺漏也



周書卷四十三考證

周書卷四十三考證



周書卷四十四

唐 令 狐 德 棻 等 撰

列傳第三十六

泉企 子元禮 仲遵

李遷哲

楊乾運

扶猛

陽雄

席固 子世雅

任果

乾隆四年校刊

周書卷四十四

泉企字思道上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曾祖景言魏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爲伯企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平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年少未堪宰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魏宣武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爲本鄉所樂何爲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姓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父老復表請殷勤詔許之起復本任加討寇將軍孝昌初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

別將尋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連戰數日子弟死者二十許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虜將軍寶夤又遣兵萬人趣青泥誘動巴人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董紹宗潛兵掩襲二姓散走寶夤軍亦退遷左將軍浙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邑五百戶永安中梁將王玄真入寇荊州加企持節都督率衆援之遇玄真於順陽與戰大破之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軍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託椿勢侵害百姓守宰多被其凌侮皆畏而不敢言

企收而治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宗族詣閣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與屬詔企爲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企昔莅東雍爲吏民所懷乃表企復爲刺史詔許之蜀民張國雋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闔境清肅魏孝武初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及齊神武專政魏帝有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當州都督未幾帝西遷齊神武率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之齊神武

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畧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知之殺岳及猛畧等傳首詣闕而窋亡投東魏錄前後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增邑通前千戶企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是頻讓魏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率衆圍通州城杜窋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企謂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擒敖曹退走遂執企而東以窋爲刺史企臨發密誡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祿旣隆年

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疆堪立功効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為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涕而訣餘無所言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閑草隸有士君子之風釋褐奉朝請本州別駕累遷員外散騎侍郎洛州大中正員外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持節都督賜爵臨洮縣伯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窋雖為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

言潛與豪右結託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朝廷嘉之拜衛將軍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史從太祖戰於沙苑為流矢所中遂卒子貞嗣官至儀同三司仲遵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州辟主簿十四為本縣令及長有武藝遭世離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洛州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眾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杖棒扞之遂為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企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窋以功封豐陽縣伯邑五百戶加授征東將軍豫州刺

史及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遵爲洛州刺史仲遵宿稱幹畧爲鄉里所歸及爲本州頗得嘉譽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成臯入附太祖率軍應之別遣仲遵隨于謹攻栢谷塢仲遵力戰先登擒其將王顯明栢谷旣拔復會大軍戰於邙山十三年王思政改鎮潁川以仲遵行荊州刺史事十五年加授大都督俄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太祖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卽攻守恐引日勞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諸君以爲何如

仲遵對曰蜂蠆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和之降不尚未可知如仲禮未獲和爲之援首尾受敵此危道也若先攻和指麾可剋剋和而進更無反顧之憂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己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仍從忠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本州大中正復爲三荆二廣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等十三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帥杜清和自稱巴

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清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清和遂結安康酋帥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羣蠻率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回授一子魏恭帝初徵拜左衛將軍尋出爲都督金興等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武成初卒官時年四十五贈大將軍華洛等三州刺史諡曰莊

子暉嗣起家本縣令入爲左侍上士保定中授帥都督累遷儀同三司出爲純州防主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

李遷哲字孝彥安康人也世爲山南豪族仕於江左祖方達齊末爲本州治中父元真仕梁歷東宮左衛率東梁衡二州刺史散騎常侍沌陽侯遷哲少修立有識度慷慨善謀畫起家文德主帥轉直閣將軍武賁中郎將及其父爲衡州留遷哲本鄉監統部曲事時年二十撫馭羣下甚得其情大同二年除安康郡守三年加超武將軍太清二年移鎮魏興郡都督魏興上庸等八郡諸

軍事襲爵沌陽侯邑一千五百戶四年遷持節信武將軍散騎常侍都督東梁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篡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大統十七年太祖遣達奚武王雄等略地山南遷哲率其所部拒戰軍敗遂降於武然猶意氣自若武乃執送京師太祖謂之曰何不早歸國家乃勞師旅今爲俘虜不亦愧乎荅曰世荷梁恩未有報効又不能死節實以此爲愧耳太祖深嘉之卽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封沌陽縣伯邑千戶魏恭帝初直州人樂熾洋州人田越金州人黃國等連結爲亂太祖遣鴈門公田弘出

梁漢開府賀若敦趣直谷熾聞官軍至乃燒絕棧道據守直谷敦衆不得前太祖以遷哲信著山南乃令與敦同往經畧熾等或降或獲尋竝平蕩仍與賀若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郭郭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懼開門請降安民子宗徹等猶據琵琶城招諭不下遷哲攻而尅之斬獲九百餘人軍次鹿城城主遣使請降遷哲謂其衆曰納降如受敵吾觀其使視瞻猶高得無詐也遂不許之梁人果於道左設伏以邀遷哲遷哲進擊破之遂屠其城虜獲千餘口自此巴濮之民降欵相繼軍還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以賜之

并賜奴婢三十口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直州刺史卽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令與田弘同討信州魏恭帝三年正月軍次并州梁并州刺史杜滿各望風送款進圍疊州尅之獲刺史冉助國等遷哲每率驍勇爲前鋒所在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三千餘里時信州爲蠻酋向五子王等所圍弘又遣遷哲赴援比至信州已陷五子王等聞遷哲至狼狽遁走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擊五子王等破之及田弘旋軍太祖令遷哲留鎮白帝更配兵千人馬三百匹信州先無倉儲軍糧匱乏遷哲乃收葛根

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時有異膳卽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黔陽蠻田烏度田都唐等每抄掠江中爲百姓患遷哲隨機出討殺獲甚多由是諸蠻畏威各送糧餼又遣子弟入質者千有餘家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城以處之并置四鎮以靜峽路自此寇抄頗息軍糧贍給焉世宗初授都督信臨等七州諸軍事信州刺史時蠻酋蒲微爲隣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之諸將以途路阻遠竝不欲行遷哲怒曰蒲微叢爾之賊勢何能爲擒獲之畧已在吾度中矣諸君見此小寇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

何以戰遂率兵七千人進擊之拔其五城虜獲二千餘口二年進爵西城縣公增邑通前二千五百戶武城元年朝于京師世宗甚禮之賜甲第一區及莊田等保定中授平州刺史天和三年進位大將軍四年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主蕭歸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却遷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助之陳人乃退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隄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北堤以止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

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內焚燒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間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隄陳人乃遁建德二年進爵安康郡公三年卒於襄州時年六十四贈金州總管諡曰壯武遷哲累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奄閹守之遷哲每鳴

筮導從往來其間縱酒飲醺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
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長子敬仁先遷哲卒第六子
敬猷嗣還統父兵起家大都督建德六年從譙王討稽
胡有功進爵儀同大將軍遷哲弟顯位至上儀同大將
軍

楊乾運字玄邈儻城興勢人也爲方隅豪族父天興齊
安康郡守乾運少雄武爲鄉閭所信服弱冠州辟主簿
孝昌初除宣威將軍奉朝請尋爲本州治中轉別駕除
安康郡守大統初梁州民皇甫圓姜晏聚衆南叛梁將
蘭欽率兵應接之以是漢中遂陷乾運亦入梁梁大同

元年除飄武將軍西益潼刺史尋轉信武將軍黎州刺
史太清末遷潼南梁二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及達奚武
圍南鄭武陵王蕭紀遣乾運率兵援之爲武所敗紀時
已稱尊號以乾運威服巴渝欲委方面之任乃拜車騎
將軍十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潼州封萬春縣公邑
四千戶時紀與其兄湘東王繹爭帝遂連兵不息乾運
兄子畧說乾運曰自侯景逆亂江左沸騰今大賊初平
生民離散理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今乃兄弟親尋取
敗之道也可謂朽木不雕世衰難佐古人有言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又云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若適彼樂土

送款關中必當功名兩全貽慶於後乾運深然之乃令畧將二千人鎮劔閣又遣其婿樂廣鎮安州仍誠畧等曰吾欲歸附關中但未有由耳若有使來卽宜盡禮迎接會太祖令乾運孫法洛及使人牛伯友等至畧卽夜送乾運乃令人李若等入關送款太祖乃密賜乾運鐵券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梁州刺史安康郡公及尉遲迥令開府侯呂陵始爲前軍至劔南畧卽退就樂廣謀欲翻城恐其軍將任電等不同先執之然後出城見始始乃入據安州令廣畧等往報乾運乾運遂降迥迥因此進軍成都數旬尅之魏廢帝

三年乾運至京師太祖嘉其忠款禮遇隆渥尋卒於長安贈本官加直巴集三州刺史尚書右僕射子端嗣朝廷以乾運歸附之功卽拜端梁州刺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畧亦以歸附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頻從征討建德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庸縣伯樂廣亦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刺史封安康縣公邑一千戶

扶猛字宗畧上甲黃土人也其種落號曰獸蠻世爲渠帥猛梁大同中以直後出爲持節厲鋒將軍青州刺史轉上庸新城二郡守南洛北司二州刺史封宕渠縣男

及侯景作亂猛乃擁衆自守未有所從魏大統十七年
大將軍王雄拓定魏興猛率其衆據險爲堡時遣使微
通餉饋而已魏廢帝元年魏興叛雄擊破之猛遂以衆
降太祖以其世據本鄉乃厚加撫納授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復爵宕渠縣男割二郡爲羅州以
猛爲刺史令率所部千人從開府賀若敦南討信州敦
令猛別道直趣白帝所由之路人跡不通猛乃梯山捫
葛備歷艱阻雪深七尺糧運不繼猛獎勵士卒兼夜而
行遂至白帝城刺史向鎮侯列陣拒猛猛與戰破之乘
勝而進遂入白帝城撫慰民夷莫不悅附譙淹與官軍

戰敗率舟師浮江東下欲歸於梁猛與敦等邀擊破之
語在敦傳師還以功進開府儀同三司俄而信州蠻反
猛復從賀若敦討平之又率水軍破蠻帥文子榮於汶
陽進爵臨江縣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陳將侯瑱等逼
湘州又從賀若敦赴救除武州刺史後隨敦自拔還復
爲羅州刺史保定三年轉綏州刺史從衛公直援陳將
華皎時大軍不利唯猛所部獨全又從田弘破漢南諸
蠻前後十餘戰每有功進位大將軍後以疾卒

陽雄字元畧上洛邑陽人也世爲豪族祖斌上庸太守
父猛魏正光中万俟醜奴作亂關右朝廷以猛商洛首

望乃擢爲襄威將軍大谷鎮將帶胡城令以禦醜奴及
元顥入洛魏孝莊帝度河范陽王誨脫身投猛猛保藏
之及孝莊反正由是知名俄而廣陵王恭僞瘖疾復來
歸猛猛亦深相保護魏孝武卽位甚嘉之授征虜將軍
行河北郡守尋轉安西將軍華山郡守頻典三郡頗有
聲績及孝武西遷猛率所領移鎮潼關封郃陽縣伯邑
七百戶俄而潼關不守猛於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
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衛將軍仍鎮善渚大統
三年爲竇泰所襲猛脫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
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堡尋而太祖擒竇泰猛亦別

獲東魏弘農郡守淳于業後以疾卒贈華洛揚三州刺
史雄起家奉朝請累遷至都督直後明威將軍積射將
軍從于謹攻盤豆柵復從李遠經沙苑陣並力戰有功
封安平縣侯邑八百戶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賞賜甚
厚後入洛陽戰河橋解玉壁圍迎高仲密援侯景竝預
有戰功前後增邑四百五十戶世襲邑陽郡守從大將
軍宇文虬攻剋上津遷通直散騎常侍大都督進儀同
三司陳將侯方兒潘純陔寇江陵雄從豆盧寧擊走之
除洵州刺史俗雜賁渝民多輕猾雄威惠相濟夷夏安
之蠻帥文子榮竊據荊州之汶陽郡又侵陷南郡之當

陽臨沮等數縣詔遣開府賀若敦潘招等討平之即以
 其地置平州以雄為刺史進爵玉城縣公增邑通前一
 千六百戶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寇亂之後
 戶多逃散雄在所慰撫民並安輯徵為載師中大夫遷
 西寧州總管以疾不拜除通洛防主雄處疆場務在保
 境息民接待敵人必推誠仗信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
 深相欽尚移書稱美之入為京兆尹尋拜民部中大夫
 進位大將軍俄轉中外府長史遷江陵總管四州五防
 諸軍事改封魯陽縣公宣政元年卒於鎮大象初追封
 魯陽郡公邑三千五百戶贈陳曹莒汴四州刺史諡曰
 懷雄善附會能自謀身故得任兼出納保全爵祿子長
 寬嗣官至儀同大將軍

席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後秦之亂寓居
 於襄陽仕晉為建威將軍遂為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
 內明敏而外質朴梁大同中為齊興郡守屬侯景渡江
 梁室大亂固久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
 元帝嗣位江陵遷興州刺史於是軍民慕從者至五千
 餘人固遂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後懼王師進討方圖
 內屬密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政揚都覆沒湘東不能
 復讎雪恥而骨肉相殘宇文丞相柳啓霸基招攜以禮

吾欲決意歸之與卿等共圖富貴左右聞固言未有應者固更諭以禍福諸人然後同之魏大統十六年以地來附是時太祖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之至甚禮遇之乃遣使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邑二千戶後轉湖州刺史固以未經朝謁遂蒙榮授心不自安啓求入覲太祖許之及固至太祖與之歡醺賞賜甚厚進爵靜安郡公增邑并前三千三百戶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爲州里所稱蒞官之處頗有聲績保定四年卒於州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襄唐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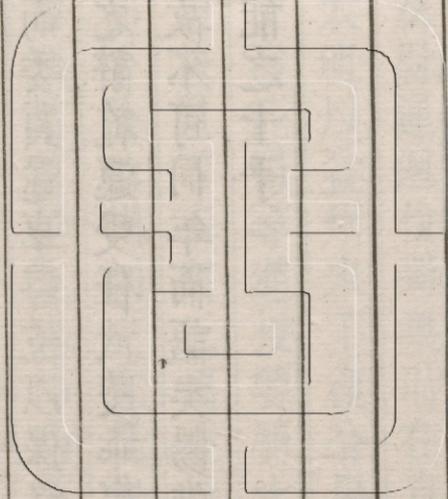
郢復五州刺史諡曰肅仍勅襄州賜其墓田子世雅嗣世雅字彥文性方正少以孝聞初以固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贊城郡守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順直二州刺史大象末位至大將軍世雅弟世英亦以固功授儀同三司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軍

任果字靜鸞南安人也世爲方隅豪族仕於江左祖安東梁益州別駕新巴郡守閬中伯父褒龍驤將軍新巴南安廣漢三郡守沙州刺史新巴縣公果性勇決志在立功魏廢帝元年率所部來附太祖嘉其遠至待以優禮果因面陳取蜀之策太祖深納之乃授使持節車騎

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散騎常侍沙州刺史南安縣
公邑一千戶及尉遲迴伐蜀果時在京師乃遣其弟岱
及子俊從軍太祖以益州未下復令果乘傳歸南安率
鄉兵二千人從迴征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蕭紀遣趙拔扈等率衆王萬來援成都果從大軍
擊破之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在任未久果請入朝太
祖許之以其方隅首望早立忠節乃進爵安樂郡公賜
以鐵券聽世相傳襲并賜路車駟馬及儀衛等以光寵
之尋爲刺客所害時年五十六

史臣曰古人稱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
小人信矣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
有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歟元禮仲遵聿遵其志卒成
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
擾攘咸飜然而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
太祖有尚義之辭乾運受任武陵乖事人之道若乃校
長短比優劣故不可同年而語矣陽雄任兼文武聲著
中外抑亦志能之士乎

周書卷四十四



周書卷四十四考證

李遷哲傳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北史同千字當是十字之訛

席固傳子世雅嗣○北史作子雅又下文世雅弟世英

北史亦作雅弟英俱無世字臣文淳按北史避唐諱

故去世字猶韓禽虎作韓禽也然此書作於文皇時不知何以不避豈亦後人所加耶

不暇論以下無豈亦與人可成罪

效去母字餘無余亦於其命惠然九書於文文皇親

非史亦於其罪其美其明字其文其好非史其惠其

其國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吳十字之端

李善言前蘇美于維里國其字其太其非史其于字當

周書卷四十四考證



